

锦夏木 著

上

终结篇

韩七录 你站住

H A N Q I L U N I Z H A N Z H U

锦夏末——著

韩七录， 你站住，

终结篇

Han qi lu
Ni zhan zhu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七录, 你站住. 终结篇 : 全2册 / 锦夏末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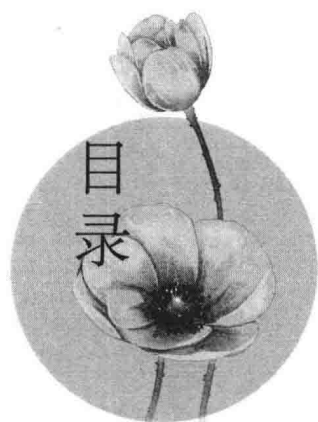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4-0771-9

I. ①韩…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6021号

书 名	韩七录, 你站住. 终结篇: 全2册
作 者	锦夏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涂继文 秦 瑶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71-9
定 价	66.00元(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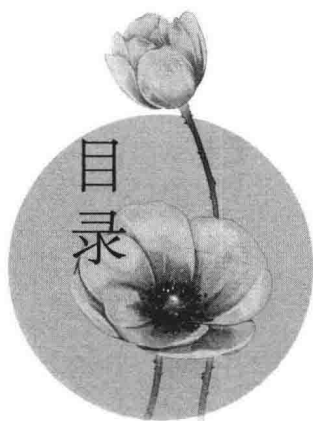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Han qi lu Mi zhan zhu

上册

第一章	无可奈何的心情	001
第二章	超级拔河赛	031
第三章	不该喜欢的人	067
第四章	高手驾到	101
第五章	奇异的揭发	128
第六章	恶魔发怒	166
第七章	颁奖风波	194
第八章	神勇萌小男	229



Han qi lu Ni zhan zhu

下册

第九章	坠落的安初夏	269
第十章	困境中的新生	314
第十一章	许念念的忏悔	349
第十二章	第一次独处	387
第十二章	决战之前	421
第十三章	水落石出	453
第十四章	终局的上演	488
番外		521

无可奈何的心情

一直到病房的门被关上，柴姐才上下检查了一下向蔓葵：“你还好吗？我真不该在刚才离开病房。”

看着柴姐懊悔的神色，向蔓葵笑着说：“柴姐，你对我这么温柔，我真想以身相许了。”

“贫嘴！”柴姐瞪她一眼，眼泪却控制不住，哗哗地流下来，“你这个臭丫头，你要是真走了，留下一大堆烂摊子给我收拾呢？你怎么不想想我……臭丫头！”

“别生气嘛。”向蔓葵伸出没有受伤的手替柴姐擦干眼泪，“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一个人愿意为我哭了。”

柴姐哽咽着说：“不止是我，还有你的歌迷，还有家里人……”

“家里人？”向蔓葵柔和的目光渐冷，那眼神毫无温度，“他们只是把我当成工具，重造向家辉煌的工具！要是我真死了，他们只会觉得我丢人，恐怕连坟都不会让我进！”

她愤恨地说着，目光看到安初夏买的水果篮，把脚一伸，直接把水果篮给踹到了地上。

“哟……你这是干什么？！”柴姐连忙蹲下身去捡。

“别捡！这些水果，你全部都给我扔到外面垃圾桶里去！”向蔓葵厌恶地说，“她送的东西我才不要！”

“好，我去扔掉，回来我就喂你吃东西，你瘦了可不好看。”柴姐叹了口气，捡起地上散落的水果，拿着水果篮出去了。

另一边，韩七录把安初夏一路拉着上了车，刘东宇也紧随其后，一直到了斯蒂兰学院韩七录也不肯松手，直接把她给拽到了音乐教室。

“咦？不是说这里要改造成办公室吗？”安初夏疑惑地四处看了看，摆设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也没有。

“这里是我的地盘，谁敢把这里改成办公室？”韩七录不可一世地说。

安初夏表情微微一顿，她知道韩七录有这个威慑力，当日那几个老师说要把这里改成办公室，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

“行吧。”安初夏站直了身子问，“那你说说，拉我来这里干什么？”

韩七录的脸立即冷了下来：“应该是你来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病房里吧。”

韩七录生气起来就跟地狱的阎罗一般可怕，她还是有脑子的，跟韩七录绝对不能硬碰硬。

“说话！”韩七录把她一推，她的脊背抵到坚硬的墙壁上，冰冷一片。

这可不是偶像剧里的“壁咚”，谁会喜欢被来自地狱的阎罗“壁咚”啊？

千万不能硬碰硬！这么想着，安初夏眼泪汪汪地瞪他：“你干吗对我那么凶啊？为什么只准你去看她，就不能我去看她？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她？”

韩七录愣了，他之所以那么生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初夏被向蔓葵砸了脑袋，虽然说用枕头砸怎用力都不会受伤，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心疼。

但向蔓葵是病人，他不能跟一个自杀的病人生气，所以就对着安初夏发脾气。

原本他是想狠狠地骂她一顿的，可是安初夏的大眼睛这么往他一瞪，他立即被瞪得没了脾气，语气也柔软下来：“你在胡说什么……我跟她只是朋友关系，她自杀跟我脱不了干系，所以她经纪人电话打给我之后我就过去了。”

韩七录说话一向简洁明了，他耐着性子给她说了那么多，这不正是他在乎她的表现吗？

安初夏得寸进尺：“那你为什么凶我？”

为什么凶她？这个问题有点深奥。

韩七录不知如何回答，只抿了唇，一副“我败给你了”的样子。

“韩七录。”安初夏抬起头看着他。

他们两个人的身高正好差一个头，完美身高差。

“嗯。”韩七录闷声应了一声。

“我饿了。”安初夏话音一落，肚子很配合地咕噜响了一声。

“走。”韩七录手一伸，揽住她的肩，“想吃什么？我请客。”

“当然是你请客，不是你请客难道是我请客吗？”安初夏翻了个白眼。

两个人走出音乐教室门口，外面的天竟然暗了下来。

“不会是要下雨了吧？”安初夏心里喊了一声糟糕，她还想趁着今天放学韩七录去篮球社训练的时候，跑到南宫子非的家里练琴呢！

韩七录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会有人送伞来的，不用担心。”

果然，在韩七录带她吃完面从面馆里出来时，已经有韩家的佣人站在门口等着他们了。

天空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明明是大中午，天色却跟傍晚时一样暗。佣人送来了两把伞，韩七录却一定要她把另一把伞收起来，两个人共撑一把，美其名而曰“有情调”。

然而这伞并不大，两个人撑着就有点勉强了，安初夏瞪了韩七录一眼道：“我可没觉得有情调，我头发都被雨淋到了！”

听她这么说，韩七录侧头一看，安初夏的左肩果然被雨淋湿了，变成湿漉漉的一片。

只一秒，韩七录就收回视线，满不在乎地说：“淋这么点雨还能感冒不成？”

他们是在离学校很近的一家面馆吃的东西，因此走回学校不过几分钟时间。

安初夏愤愤地说：“怎么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就不会让女主角淋湿啊？就你还会说‘淋这么点雨还能感冒不成’这种话！”

韩七录撇撇嘴不接她的话茬，两个人回到了学校，一人拿着一把伞走着，直到在两个人分开的楼梯拐角处，韩七录才拉着她停住脚步说：“放学我们要训练，你等我一起回家。”

“好。”安初夏想也不想地就满口答应了，韩七录要训练一两个小时，她只要在韩七录训练完之前回到学校就OK。

韩七录盯着她看了几秒，目光狐疑：“怎么觉得你今天答应得特别爽快？”

安初夏眼神闪躲：“哪有？”

“好了。”韩七录退开一步，“吃完晚饭会带你去学琴的，现在回去午休吧。”

一回到教室，菲利亚顿时迎上来：“初夏，学生会文娱部的人刚才来找你了，问你表演时的服装准备得怎么样了。”

服装这些东西反而是最次要的，她只要回去跟姜圆圆一说，肯定立刻就能帮她准备好。

“差不多准备好了。”安初夏挠了挠头，“今天回来的有点晚，那我要去文娱部找他们吗？”

“不用了。”菲利亚摇头，“说是如果没有准备好，最好在这个周末准备好，因为周一晚上就要上台表演了。不过，初夏，你回家能把衣服拍给我看看吗？好想知道你穿什么衣服啊！”

安初夏根本就没有准备过，只好几句话搪塞过去了。回到位置落座，她只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便回过头去，玛格微笑的脸映入眼帘。

“初夏，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节目单上都没有写，能透露一下吗？”玛格笑容满面，但安初夏心里忽然就有些怀疑那个替她报名的人是玛格了。

但没证据说什么都是白搭，安初夏压下心头的想法，回以一个微笑道：“这是秘密。”

“这有什么好保密的啊？”玛格半不高兴半期待地说，“好吧，保密就保密了，到时候就看你给我们班争光了！”

此言一出，周围的几个同学也立即附和。

安初夏没再多讲，转身趴在课桌上闭眼睡觉，但不知怎么的就是睡不着——替她报名想看她出丑的人会是谁呢？是玛格吗？

如果真是玛格，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如果是为了南宫子非，那完全没有必要……可第六感又告诉她，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玛格！

当然，还不排除另外一个人——杜简然！

一个下午过去了，除了文娱部的来通知她周日晚上回校彩排，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

萌小男是知道她要去南宫子非那儿学琴的，无奈她帮不上什么忙，只得说一些加油的话，两个人一起走到了校门口。

“说真的，如果真不行，到时候就用假的声音吧。”萌小男提议道，“就跟有些歌手上台不是还假唱吗？”

“那这件事被人知道我还不至于丢人丢大发了？”安初夏说着拍拍萌小男的肩，“你呀，就别替我担心啦，你不是说今天是你爸生日吗，快点回家去吧，我自己在这里等就好。”

她原本是想自己坐出租车去南宫子非的家里的，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大虎却说坐他们的车没事，盛情难却，她只好答应了。

她发的稿费并不多，坐出租车来回几趟的话，也是有点吃力的，总不能真的去用韩六海给她的卡吧。

等了没一会儿，南宫子非、大虎、玛格三个人就并排走了过来。这时候学校里的人走得已经差不多了，大虎看见她便直接跑过来热情地说：“初夏，你等很久了吧？都是玛格临时说肚子痛，我们又带她去了下医务室才过来的。”

安初夏转头看向玛格，略带关切地问道：“怎么会肚子痛？现在好点了吗？”

玛格微微一笑，脸色很是不好，但还是笑着说：“好多了。”

“她就是瞎折腾。”大虎白了玛格一眼，转头对着她说，“走吧，我还担心现在会下雨，正好雨停了。”

“走？”玛格似乎是在这时候才意识过来她似乎要跟他们一起走，连忙问道，“初夏，你要去哪儿？”

初夏还没说话呢，大虎就替她回答道：“家里啊。”

“我们家？”玛格瞪大了眼睛，“我怎么不知道？”

“哟，初夏去家里还要跟你汇报不成？”大虎满嘴的火药味。

安初夏微愣，连她都看得出来大虎并不喜欢玛格了。

南宫子非适时地开口制止：“都别说了，走吧。”

南宫子非一说话，大虎立刻乖乖闭嘴，最后还瞪了一眼玛格方才罢休。

之后，便是南宫子非走在最前面，大虎跟在安初夏身边，而安初夏则是试着跟玛格找话聊。

她对着玛格说：“你们两个经常打打闹闹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玛格微咧开嘴笑，露出整齐的牙齿：“是啊，大虎哥那是‘刀子嘴豆腐心’。”

终于来到停车的地方，玛格很自然地就上了副驾驶座，但大虎似乎有点不开心，压低声音在安初夏耳边说：“那里本来是你坐的位置，她这是鸠占鹊巢！”

难得大虎说了个正确的成语，安初夏尴尬地回道：“大虎，你不能老是这样子，玛格人挺好的，你应该试着接受她。”

虽然她刚才故意说大虎跟玛格是打打闹闹，其实心里很清楚，大虎是真不喜欢玛格，很不喜欢。

大虎这个人，心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会挂在嘴上。

大虎把头一偏，闭嘴不说话。

四个人没再说话，南宫子非开车很稳，不会像韩七录，开车跟玩命似的。

此时还不晚高峰的时间，到达南宫子非家时才过了不到十五分钟。

“你肚子痛就回房间休息吧，吃饭的时候佣人会来叫你。”下了车，把钥匙丢给门卫之后南宫子非这么对玛格说。

玛格乖巧地点头：“我现在也不痛了，那我带初夏到我房间玩吧。”

“不用。”南宫子非语调平淡，“我跟初夏……”

南宫子非正说着话，两条大狗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蹿了出来，它们的个头跟霸天差不多，但是一看就比霸天凶猛很多，咬着牙发出低吠看着安初夏，似乎是在警告她不要乱闯别人的家。

安初夏被吓了一跳，南宫子非就在她身边，她第一反应就是往他身后躲。

“是客人。”南宫子非对着那两条大狗说。

两条大狗似乎很懂人话，立即走到安初夏脚边闻来闻去，但没有再发出刚才那样低吠的声音。

“初夏别怕，这两只小宝贝能分清好坏的。”大虎说着，摸了摸其中一只大狗的头，大狗无比温顺地微低下头，嘴里哈着气。

安初夏点点头：“嗯，我不怕的。”

虽然说着不怕，可是她的两只手还是忍不住握成拳，试想无论是谁，面前突然出现这么两条完全可以当坐骑的、凶恶的狗，都会心里发颤的。

一个戴着白色手套的人快步跑了出来，看到南宫子非后，连忙站定了身子：“老大，原来是您回来了，难怪刚才大宝和小宝突然就不听话，使劲往门口跑。”

“是出来迎接你呢。”安初夏扯着嘴角笑，但笑容有些僵硬。

因为其中的一只不知是叫大宝还是小宝的家伙现在正在舔着她的脚踝！

温湿的触感让她浑身都僵硬起来。

为什么要舔我啊，我不是骨头啊——她在心里呐喊着。

南宫子非似乎很宠这两只狗，问了一下那人关于两只狗吃喝拉撒之类的事情，便拍了拍正在舔着安初夏脚踝的狗道：“把它们两个带回去吧。”

“是。”那人收起脸上的恭敬，拉了两只狗脖子上的链子。一声哨响后，两只大狗乖巧地跟着那人走了。

“不用怕了。”南宫子非收回视线，伸手拍了拍安初夏的手背，“走吧。”

安初夏点头，快步跟上了南宫子非的脚步。

玛格也欲跟上去，被大虎胖乎乎的手拦住了：“停止前进。”

“大虎哥。”玛格的眼神中流露出丝丝的胆怯，“你拦着我干什么？”

“不让你跟上去啊。”大虎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们是有正事要办，你就别添麻烦了。”

玛格沉默几秒，继而询问道：“他们去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大虎翻了个白眼，“你虎爷我忙去了，你别过去添乱，回你的房间去吧。”

大虎的态度真是有够差，玛格低头应了一声，样子是那么卑微。

看着她这副样子，大虎不屑地哼了一声，这才转身走了。

一般人遇到态度这么恶劣的人，都会暴怒的，但是玛格不管大虎如何挑衅，就是不会生气。这看起来似乎是她脾气很好，不过大虎也精明着呢，他明白：这个世界上可没有那么温顺的人，再乖的狗被主人踩了尾巴还要叫一声呢，何况是人？

这不能说明玛格的脾气好，只能说明……她太能忍，而过于能忍的人，往往很可怕。

站在原地的玛格收回落在大虎后背上的视线，她一边往别墅里走去，一边慢慢褪去脸上那乖巧的笑容。

例假造访带来的腹痛还在持续着，刚才的一切从容淡定都是她硬撑出来的，止痛药虽然有作用，但是药效至少要在半个小时后才会发挥作用。

她握紧拳头，掉转过身，往刚才安初夏跟南宫子非走去的方向走去。

大虎不让她看，她偏要看，看看安初夏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如果要抢走她的子非，她决不允许！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安初夏一边走一边说道。

南宫子非似乎心情很好，半弯起嘴角问道：“什么事？”

“我以前也不知道你这么有钱，买得起这么大一栋别墅。”安初夏的话顿了一顿，“我发现，你们有钱人养狗，都有一个特性。”

原来是讲养狗，南宫子非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特性？”

安初夏笑着如实说：“你们养狗都不像是在养狗。”

“噢？那像是在养什么？”南宫子非微微一挑眉，若是有别的女生看到，保证要尖叫了。南宫子非在斯蒂兰里的名气甚至不如刘东宇，但原因只有一个，他太低调了！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斯蒂兰里还有这么一号堪称完美的人物。

“简直就像是在养孩子。”安初夏忍俊不禁，“而且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一般人家哪里还会专门请人来照顾的？”

南宫子非也笑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多明显的答案，安初夏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有钱任性呗。”

谁知道南宫子非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这样的。”

他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安初夏也认真地倾听起来。

“因为有钱人很少能交到真心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养狗，因为狗不论贫富，对主人都是绝对的忠诚。”南宫子非说着，脸上原本就浅的笑容渐渐地淡去了。

安初夏察言观色，连忙转开话题：“我们快到了吧？”

“嗯。”南宫子非点点头，伸手指着不远处的房子，“就在那里，很安静。”

南宫子非说安静，那是真的安静。这里距离别墅有两三百米，只有一层楼，是一栋典型的玻璃房。

门关着，但是没有锁，南宫子非很绅士地替她推开门，自己跟在她身后进入。

玻璃房里的灯光突然自己亮了起来，安初夏这才看清这里原来是一间舞蹈室，因为四面的墙都是镜子，还横着几根练舞用的钢管。一台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钢琴就放在最东面的地方，正对着一面窗户，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

不过可惜的是，现在是秋天，外面的景色显得有些萧条。

除了钢琴和钢管，还有两张长凳之外，这里再无别的东西。

“这里……怎么像是舞蹈室啊。”安初夏迟疑地说。这是为谁专门建了一栋跳舞用的房子啊？为玛格？她没有听说过玛格会跳舞啊。

看出了她的疑惑，南宫子非很是淡定地说：“就是舞蹈室。”

“可是……”安初夏狐疑地问，“给谁跳舞啊？”

南宫子非挠了挠头，他一贯显得是高冷，这会儿倒是有些害羞起来：“给我自己跳，其实，我很喜欢跳舞。”

晴天霹雳——南宫子非这种硬汉，竟然喜欢跳舞！

虽然安初夏不想显得自己太惊讶，但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OMG！”

“该怎么说呢……”南宫子非依旧很是淡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我曾经一度想成为一个钢琴家或者舞蹈家，再不济，成为一个为别人伴奏的或者是伴舞的也好。”

只是，很多时候，梦想会被现实压迫得抬不起头，所以这些梦想，只能当成一个兴趣。

看得出来南宫子非此时的脸色显得有些黯然，安初夏笑着露出一口糯白的牙齿，善意而温暖：“你的水平，一定比那些钢琴家或者舞蹈家都要厉害，所以何必在意那一个虚名呢，是吧？”

南宫子非点点头，指了指钢琴：“我们开始吧，我先教你最基础的指法，等你熟练了一些，咱们再选歌。”

“可是。”安初夏犹豫了一下，“可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了。”

对于安初夏的担忧，南宫子非倒很镇定：“韩七录也会给你请名师吧？我用我自己领悟出来的一些速成方法教你，再让那些名师为你强化，只是学一首简单的曲子，不至于两天时间还学不出来。”

南宫子非的笃定无疑感染了她，安初夏的眼眸闪烁起坚定的光：“好！”

她相信自己，也相信南宫子非，她一定可以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房间的门外，玛格脸色阴沉地站在那儿，陷入黑暗中的脸孔显得有些吓人。

“原来是来学琴的。”玛格收回视线，转身离开，“很好，安初夏，那我就看看你两天时间能学出什么名堂来。”

她有些后悔没有让杜简然替安初夏报“独舞”，跳舞可比弹奏一首曲子难度大得多了。

不过，即便是跳舞，南宫子非也一定会教她的吧？

这个房子，她以前压根不知道！可是南宫子非竟然带了安初夏来到这里，亲自教她弹琴！

百爪挠心，形容的大概就是玛格此刻的心情了！

一个半小时后，安初夏跟南宫子非走出了这栋玻璃房，她的脸上带着点点笑意：“没想到我还是挺有天赋的。”

南宫子非赞同地点头，表情上并没有敷衍。

“你学东西很快，韩家应该有钢琴吧？多加练习，两天时间足够了。”

安初夏侧头去看南宫子非的脸：“子非，谢谢你，也谢谢你帮我选曲子。事后我一定会重重地感谢你的！”

闻言，南宫子非倒是显得很平静，说出来的话却是让她一怔：“初夏，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不是感谢，而是……感情。”

她脸上的表情似乎被冻结了，一下子僵直地立在原地。只要不是笨蛋，就

都能听出这话里的意思就是……他还喜欢她！

不是已经在试着接受玛格了吗？

安初夏硬着头皮，看着南宫子非的眼眸：“子非，你不能这样，真的不能。”世界上比她好的人多的是，没有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我知道。”南宫子非点头，“所以，我已经很努力在接受她了。但是，请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帮你，是我作为一个朋友帮你。希望你不要因为我没有忘记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压抑。”

安初夏一愣，她没想到南宫子非竟然如此了解她心里的感受。

是的，她很压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相处得很融洽，可是她忍不住就对南宫子非客气起来，两个原本熟络的人一旦客气起来，那就是生疏的开始。

她捏紧了手心，重重地点头：“行，我不会再觉得压抑了。”

“那就不要再对我说谢谢。”南宫子非说着，率先抬脚往前走，“我送你回去，等出租车还要等上一会儿。”

“嗯。”安初夏快步跟了上去。

为了不让韩七录知道她来找南宫子非学琴，她故意把手机放在了教室里。韩七录那个家伙在她手机装了一个定位的软件，随时可以看见她的地理位置。

南宫子非的别墅里也有一大片草坪，也是用来打高尔夫的，不过现在是秋天，草坪变成了金色一片，虽然少了一分生机，但是也依旧很漂亮。

“初夏，你要走了吗？”玛格从不远处跑了过来，身后跟着大宝和小宝。

虽然她跟这里的人关系好不起来，但是跟两只大狗处得还算不错。

“是啊，时间不早了。”女人的第六感总是很准，她现在已经明白为什么玛格对她有着一一种敌意了，因为她，玛格才没法进南宫子非的心里。

“那我送送你吧，是要叫计程车吗？”玛格的脸色好了很多，看样子肚子已经不痛了，很是热情地掏出了手机。

“别打了，我送她回去。”南宫子非的语气里听不出情绪来，但玛格还是从里面嗅到了一丝不耐烦。

玛格很聪明地闭了嘴，南宫子非便去车库取车，安初夏等在原地。

“初夏。”玛格突然说，“你跟七录少爷的关系很好吧？”

安初夏心里思索了一番，慢吞吞地回答道：“嗯，我很爱他。”

语速虽然慢，但话是真情实感说出来的，这里没有别人，她并不觉得害羞。

倒是玛格有些惊讶，片刻后，玛格点头：“我跟你一样，也很爱子非。”

“嗯。”安初夏看着南宫子非的车子开过来，便对玛格摆摆手，“我走了。”

回到斯蒂兰学院拿了手机，韩七录还没训练完，安初夏干脆就在篮球社门口等着，里面的空气很闷，她不想进去。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嘈杂的脚步声响起，一大堆“脑残粉”从里面涌出来，紧接着她就看到了被人群簇拥着的萧明洛。

“谢谢，谢谢。”萧明洛对着一个给他送了花的女生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立即引起尖叫声一片。

站在角落的安初夏忍不住皱了皱眉，她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萌小男很喜欢去看他们训练，现在却越来越不喜欢去了。

“萧明洛。”安初夏心一横，使劲挤进人群伸手去拽了萧明洛的袖子一下。

似乎没料到是她，萧明洛愣了一下，继而对着安初夏笑了一笑，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初夏，是你呀。七录还在洗澡，要晚点出来。”

“我知道。”她早已经收到韩七录的短信，让她在门口等，她顿了一顿，中气十足地说道，“我找的是你。”

萧明洛脸上的惊讶更深，他点了下头，会意地对那些女生说：“美女们，我跟初夏有事要谈。”

女生们唏嘘了几声，纷纷散去。

安初夏带着萧明洛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说吧，什么事。”萧明洛丝毫不知道安初夏要说什么，很是放松地问。

萧明洛的眼神倒是显得很坦荡，安初夏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说：“我觉得，你跟其他的女生太亲密了。”

原本萧明洛的眼神很是放松，现在突然紧了一下，他连忙询问道：“是江南让你跟我这么说的？”

安初夏盯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摇了摇头：“她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见人就叫美女。你可别忘记了，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萧明洛从前的花心，安初夏都是知道的，她也知道他对萌小男是认真的，可是这些小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天萌小男看见了会不高兴。

听她这么说，萧明洛的神色又放松下来：“江南几乎不会吃醋，而且……”

安初夏等着他说下去，接下来的话似乎有点难以开口，但萧明洛最后还是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她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看重我。”

“明洛，你知道吗？”安初夏神色严肃地说，“你是她的初恋，她以前就算谈过几个小男生，也都是跟哥们儿一样相处。但是，她是真喜欢你，很多事情她不懂你要教她，她不懂吃醋，你也不要觉得她不在乎你。或者，可能只是你觉得她不懂吃醋。”

萧明洛突然扑哧一声乐了：“初夏，我觉得我们两个再聊下去，七录该拿刀砍我了。”

说着，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她的后面，安初夏这才转过身去，发觉韩七录就站在离他们十米的地方看着他们。

“那我走了，你一定要想着我说的话。”她说话间，韩七录已经走上前来。皱了个好看的眉头，韩七录问道：“你让他想着你干吗？”

“胡说八道什么呢！”安初夏瞪他一眼，转头看着萧明洛说，“千万要想着。”

回到韩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韩七录已经问清了 she 跟萧明洛说了什么，沉默了片刻说：“是你想多了，明洛现在已经不再沾花惹草了，他是江南的初恋没错，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也是他的初恋，有的事情，你别瞎操心了。”

“我哪有瞎操心。”安初夏有些不高兴，下一瞬间，她的手腕就被韩七录抓住了。

她被迫看着韩七录的眼睛，韩七录手腕一个用力，直接就把她的脑袋按到了自己胸前：“安初夏，你就多操心一下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成吗？”

“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好操心的。”安初夏抬起头，闷闷地看着他。

“比如说……”韩七录凑近她的耳朵，压低了声音说，“早点给姜夫人生个孙子。”

安初夏立即红到了耳根子，一脚就踹了过去：“滚！”

两个人正在打闹呢，姜圆圆跟韩六海突然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中，两个人都穿得很正式，安初夏连忙停止了动作。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安初夏低声问了韩七录一句。

韩七录摇了摇头，示意他也不知道。

姜圆圆跟韩六海很快来到了两个人面前，安初夏连忙喊“爹地妈咪”。几分钟后她才明白，两人是要去安家。

“去安家？”韩七录皱眉，“去做什么？”

“吃晚饭。”姜圆圆说着拉起安初夏的手说，“你们两个也去，衣服就不用换了，没别人，就咱们两家人一起。”

姜圆圆都这么说了，安初夏当然不会反对，倒是韩七录板起脸来：“是安易山邀请的？怕是鸿门宴吧？”

“怎么说你安伯伯呢？”姜圆圆嗔怒地说了一句，继而脸色一变，冷冰冰地说，“他安易山还没有那个资格摆鸿门宴。”

这样面容冰冷的姜圆圆是安初夏第一次见到的。表面上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姜圆圆，原来也有这样世故的一面。

二十分钟后，四个人加上韩管家，一共五个人，一起走进了安易山家的房门。这并不是安初夏第一次来这里，作为干女儿，她在这里还有一个房间。不过，连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过。

“欢迎欢迎。”安易山笑咪咪地迎上来，“外面很冷吧？快进来。”

进了大厅，里面开了暖气，安初夏便把外套脱了下来。

看到安初夏，安辰川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他曾经是喜欢过她的，但是因为她是他的干妹妹，所以连追求资格都没有。

不过，时间已经让这份感情淡化了许多。

“初夏，听说你要参加这次艺术周的开幕式。”安辰川拽着自己的衣角踌躇地说，“我以前还不知道你会弹钢琴。”

安初夏尴尬地笑笑：“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会弹钢琴。”

“啊？”安辰川一愣，没明白过来安初夏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餐还没好，四个大人到楼上说话去了，只剩下安辰川、韩七录还有她三个人。韩七录上卫生间回来，正好听到安初夏说这么一句。

“吃完了还得练琴去，一会你给我少吃一点。”韩七录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这话。

安初夏虽然不满，但还是没反驳，因为韩七录虽然态度不好，但也是为了她好，吃多了坐着会变啤酒肚的！

晚饭很快准备好，四个大人一起走下旋转楼梯，吃饭的时候安初夏才知道这一次安易山邀请韩六海来吃完饭并不是所谓的鸿门宴，而是有事相求。

到底是求什么事她听不太懂，只知道安氏集团内部突然出现了一只黑手，好几个人被别的公司挖走，现在内部的技术人员不够，想让韩六海暂时调几个人手过去帮忙。

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忙，明明韩六海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人调过去，可是韩六海愣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才答应明天会调人过去。

她虽然不懂商业上的事情，但也知道韩六海这是故意的，这是就上次斯蒂兰学院的事情报复呢。

“初夏真是长得越来越水灵了。”安夫人温和地看着安初夏道，“我听辰川说，你们学校艺术周的开幕式有你的活动？”

没想到连安夫人也知道这件事了，安初夏只好硬着头皮点头：“是的。”

“咦？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姜圆圆如梦初醒地看着安初夏，抱怨地说，“小初夏，你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妈咪？”

安初夏满头黑线：“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就告诉您的。”

姜圆圆这才满意，继而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那天妈咪要去看你的演出！”

安初夏怕的就是这个，姜圆圆是名媛出身，弹琴这种事情自然是不在话下，一下子就能听出她是个新手，到时候可就丢人丢大发了！

“别，妈咪……”安初夏欲言又止。

“怎么？小初夏你不想妈咪去捧场啊？”姜圆圆满脸的伤心。

她只是不想让自己在姜圆圆面前丢脸。安初夏心急如焚，想辩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